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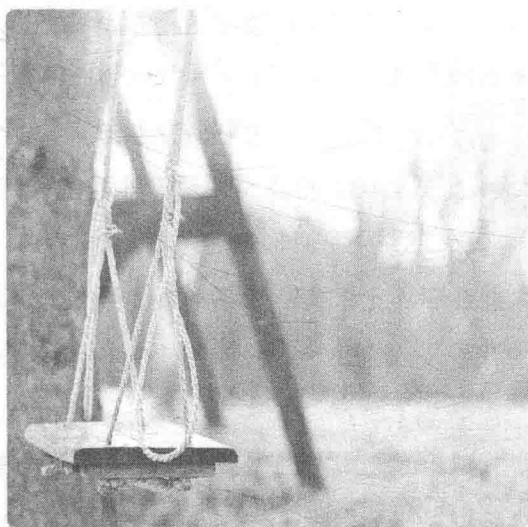
谁能为爱 说抱歉

曾经以为痴情很重，很重，重如泰山；
曾经以为怨恨很深，很深，深过大海；
岁月蹉跎，才明白，
它们很浅，很浅——
浅到一阵风吹过，了然无踪。

嘉艺 著

 经济日报出版社

谁能为爱说抱歉



嘉艺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谁能为爱说抱歉 / 徐嘉艺著. — 北京: 经济日报出版社, 2016.9

ISBN 978-7-5196-0000-6

I. 谁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15022号

谁能为爱说抱歉

作 者	徐嘉艺
责任校对	徐建华
责任编辑	王曼珩
出版发行	经济日报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2号(邮政编:100054)
电 话	010-63584556(编辑部) 63516959(发行部)
网 址	www.edpbook.com.cn
E-mail	edpbook@126.com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10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	11.75
字 数	134千字
版 次	2016年10月第一版
印 次	2016年10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96-0000-6
定 价	32.00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楔 子

每个人活在世上，都至少有一个挚交好友。他就像垃圾筒一样，无论你有什么苦水，都一滴不留地通通倒给他。

我有很多这样的好友。而耗子不同，他是我的污水处理厂，不仅承担苦水，还负责过滤成纯净水再还给我。

“有事跟你讲。”我斜卧在上岛咖啡的沙发上，无精打采地说。

“奏来。”耗子挺直地坐在对面，漫不经心地说。

我把同样大小的两个红本儿扔在桌子上，等着他大惊失色。

他摘下眼镜，低下头目光锁定了一会儿，又拿在手里来回翻了几遍，半天之后，说了一句：“太丧心病狂了。”

“怕你演出没段子可讲，特来给你生活加点料。”我说。

耗子是个知名相声演员，上过各种娱乐节目以及春晚，经过一切努力，就是与央视无缘。

“这也太下本儿了。不过，我能不能在安慰你之前先问几个问题？”他问。

“请审。”

“谁提的离婚？”

“我。”

“不牵扯什么或出轨或暴力事件吧？”

“你骂谁或不要脸或野蛮呢？”

“看你这样子，不像想不开的。”他端走了我面前的咖啡，说：“不喝这个了，陪你喝几杯酒。”

面对眼前的知我者，我沉重地点了点头。他叫过服务员，点了几杯鸡尾酒。

“那我可以问最后一个问题了吧？”他看着我。

“当然，跟你没什么不能说的。”我坦然地答。

“你现在是什么感受什么感想？”他这个问题，是个采访句。

我挺了挺胸脯，面带微笑，如答记者问般地答：“我单身，我骄傲，我给国家省套套！”

他拍着双手为我喝彩，道：“好，再来一个！”

服务员端来了酒，我接过后，一饮而尽。

酒入愁肠，顿时威风灌八面，豪气冲九天。滔滔不绝地打开了自己的话匣子：“就前年啊，我俩闲着没事陪别人去民政局，一问市场价，结婚证才九块钱，我一听太便宜了，我请你吧？然后我俩就领证了。其实现在我也不知道，当初是怎么假装幸福地走在一起的。”

他一声不吭地坐在原地倾听。

“当初结婚，我花了九块。离婚好像也是九块，这回是他掏的钱。这叫什么你知道吗？九九归一。就是说，有时候吧，无论你怎么费劲地兜圈子，还是得回到原点。”

“这话不对。”他说。

“怎么不对了？阿甘说，我们会经常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。而我不光是浪费了青春，还亲手把自己变成了二手货。对，没错，你说过，年轻就是用来为自己的无知埋单的……”

“我说的不对不是这个。”他打断我。

“那是哪个？”

“现在离婚不花钱。”

“……”我无语了。

沉默半晌后，我问：“你说我以后会不会没人要了？你看我还漂亮吗？”

“我看看。”

我抬起头任他看。

他四下打量了一番后，竖起大拇指，称赞道：“跟画皮似的。”

“是吗？我这么好看呐？”

“我说的是蜕下皮来的。”

早知道他没有什么好话，就是不知道会抖出什么包袱来。

“就以我现在这一腔心火，来个妖精都得咬死它。”我继续跟他贫。

“用不着费那劲，比相貌跟精神状态它就输在起跑线上了。”

“我有这么颓废吗？”

“不，你现在非常有斗志。真来个妖精跟你撕吧起来的话，妖精心里真没底。”他说。

我拿起手机，冲着黑屏看了看自己被映出来的脸，这么挂相么？

他看了看时间，说：“我晚上还有演出，你要是想哭我就先看一会儿，要是时间会很长的话，你就忍忍，等我演出结束了你再来找我随便泛滥，成吗？”

“有演出你还喝酒？”

“跟你这种不着四六的人在一起玩，什么时候按常规出过牌？”他说。

“在哪儿演出？我也去。”我说。

“没有票。”

“看你演出还值当得买票？”

“有什么好看的，随便拿出个贯口，你背得比我还溜。”

我猛地起身，伸手抓过他旁边的钱包，抱在怀里，耍赖：“那你也别去了。”

无奈之下，只剩妥协。

到了青蓝剧场，耗子去后台更衣对词。

我独自坐在观众席，心情在安静之余有些空落。

望着舞台上的一切：两个话筒，一张桌子。桌子上面摆两把扇子，一块醒木，两块手绢儿。相声舞台的道具极为简单，对这个，我是再熟悉不过了。

刚毕业那会儿，我就天天泡在德云社听相声，每天乐的跟王八蛋似的。

机缘之下，与郭德纲结识，那会儿对偶像的定义，与现在的九零后无异，再加上郭老板又是位特别平易近人的人，追起星来丧尽天良。

再后来，做郭德纲的贴吧网站，在网上认识了一堆狗掀门帘子的相声爱好者，每天在网上喷来喷去，比较口才。我默默地学习并崇拜着他们，耗子就是我崇拜的其中一位。他妙语连珠，经常在网上以知心哥哥的形象跟大家谈心，帮大家解决心里的苦恼。其实，成年人的苦恼无非就是感情问题和没有感情的问题。

久而久之，又认识了我的前夫，他也是位相声演员。我一度认为我必须要嫁给一个志趣相投的人，后半生方得幸福。与其他人一样，先是不经意的招猫逗狗，一下狠心希望终成正果。只不过，还是夭折了。

那时，我也经常如此刻般坐在台下看他演出，回家后帮他対词给建议。

想到这儿，才理解耗子刚刚不让我随他来的原因。他演出的地

方虽不是太容易让我触景伤情。

当一段感情结束的时候，无论是何原因，总会有各种太多伤感，从各个角落向你袭击，让你清醒让你难受。

台上的一对演员在说着传统贯口相声《八扇屏》，我坐在台下漫不经心的随演员一起磨叨着：“后汉三国，有一位莽撞人。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，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，家住大树楼桑。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，家住山西蒲州解梁县。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，家住涿州范阳郡。后续四弟，姓赵名云字子龙，家住真定府常山县，百战百胜，后称为常胜将军。只皆因长坂坡前，一声鏖战。那赵云，单枪匹马，闯入曹营……”

背到这儿，眼眶一红，终于潸然泪下。这是在今天万分沉重的心情下，第一次掉泪。

今后的漫漫长路，我也只能单枪匹马，却不知会闯入何营。

对于已经决定了的结果，能做的就是接受余留的残忍，接受残忍最好的办法就是忘记。

然而，乔治·莱考夫也说过，控制自己“别想那只大象”的结果，就是会令你不停地在想那只大象。

我也知道，此时与我一起承受这件恶劣事件的他，心里是一定比我还难过的。

手机响了，是一条短信，他发来的：我们此生的缘份尽了，但以后彼此都要好好活着。祝你好运。

看着他为我写的夫妻一场的结束语，站起身来，泪奔着跑出了剧场。我放肆地哭着，对于这个已经成为过去式，曾经最近以后却是最远的人，我不知如何回复。回什么都是无益，并且显得那样多余，只得心底默默说一声：对不起，请大我八岁的你，最后一次包容我。请恕我年轻，恕我还不懂得人生珍惜。今后，有关你的一切，

我都要全选，然后删除。你待我，也理应如此。惟愿你顺风、顺利！

我发了条消息给耗子，告诉他我先走了，看到后切勿回电打扰，以免影响我独自悲伤的痛快感。

1

“姑奶奶，快接电话呀。姑奶奶，快接电话呀……”此声是我为最好的闺蜜赵立影专设的御用手机铃声。

被吵醒的时候，我还沉浸在那个“好自珍重”的梦里。今日睁眼与以往都不相同，差异最大的是地点，我睡在酒吧里。

这间酒吧叫“妆”，我在这儿驻唱。个人较敬业，每次都等所有的客人散了后最后一个离开，其实是真的不想回家面对那个彼此连话都不想说的男人。因此我有这儿的钥匙。这个地方是我走投无路时最佳的选择。

“喂？”我慵懒地按了接听键。

“老娘今天第一次参加画展，你丫哪儿呢？不会还睡着呢吧？”在我接到电话后，赵立影大声咆哮。

“马上，马上，已经在路上了。”我赶紧回答。

“放屁！你……”

“堵车，堵车……”

挂掉电话后，以最快的速度套上外衣，如扫雷一般趟过了危险区，抓起包跳过地上一个个歪歪扭扭的啤酒瓶子，锁好门便飞奔到马路上去打车。

九点钟的三环，是所有机动车辆聚会斗殴的时间。坐在出租车上，看着计价器蹦蹦跳，我的血压也随之上涨。眼前，为了身心的健康，我只能选择把脸扭向右边的车窗。

透过右边的反光镜，让心跳更加速的是：我昨晚睡前没卸妆，

今早一着急没洗脸。脸上还挂着好几道泪水冲刷睫毛膏后留下的印迹。防水眼线经过一夜的惆怅，把眼睛晕染得跟熊猫似的。头发像炸了窝一样，没有作何规律地群魔乱舞着。

前方一个右转弯，我下意识地身子往左侧了一下。司机打方向盘看右视镜，许是余光瞥到了我，“唉呀”一声，一个急刹车停在马路边儿。

“干嘛呀你？”我吓了一跳，瞪着眼责怪他。

片刻后，他把脸扭过来重新踩油门，笑着说：“抱歉啊姑娘。那什么，你能别看着我吗？”

想了想自己的形象，立马明白了，原来在上车前，他没看清我的“庐山真面目”。

我忍不住也跟着笑道：“这大早上的，您就这点儿胆儿？”

司机一看我挺大气，也跟着贫：“别提了，我昨晚拉一宿活儿，本身精神就差，寻思着再接你这一单就交车去呢。你站在道边儿打车的时候头发挡着，没看清。刚拐弯，一看脸，吓我一跳。”

“拉了一宿活儿？您这属于疲劳驾驶啊？”我一边说一边想，咋什么倒霉事都往我身边靠？

“不不不，经过刚才这一刺激，现在特有精气神，再干一白班儿都没问题。”

“嘿！怎么说话呢？我跟你很熟么？”

“没没没，那什么，姑娘，你前边手抠儿里有湿巾纸，快擦擦吧。”

“得嘞，谢谢啊师傅，您简直就是我的活东方红。”

到目的地之前，我擦干净了脸，用手捋了捋头发扎好。下车付钱时向司机道谢，他一边找钱一边仔细地看了看我，临走时，他打开车窗对我说：“多漂亮一姑娘，可别捋伤了，那模样儿疹的慌。”

说完一踩油门，扬长而去。大爷的，不就用你一张湿巾纸么？

看着车屁股，我想，这司机是不是耗子他家亲戚？

经过一道道旋转门，来到了被赵小姐通知的展厅。

展厅不大，灯光打在一幅幅精美的画框上，原本不俗的墨迹又显得高雅了许多。我不懂美术，只是对笔峰浓转淡的写意很是折服。

赵立影在墙的一角儿，站在她呕心沥血才拿得出手并且上了画展的一张画下，和一群不认识的人寒暄着，看到我后只是眼神交会了片刻，便继续跟人又哈腰又握手地行礼。

名气没有，范儿足足的。那姿态不低于一位国际名媛。

此时的状态，让我觉得自己是来凑数的。早知道还不如赶紧回酒吧补个觉，昨晚哭得太猛，脑袋还有些犯晕。

但是，我若立马走了，凭我和赵大小姐的关系，她准得打我个满脸桃花开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

面对着一屋子真假难辨的专家，我只能假装很懂行地瞎浏览。我将眼睛一会儿眯着，一会儿瞪大，发挥着表演的天赋，其实我是在数眼前的那张巨大的画有几棵树。估计在场的人没有比我更无聊的了。

注视了一会儿之后，我渐渐被那幅画吸引。幽深的树林中，隐隐约约有几只野兽在行走，远处飘烟的房屋后，有点点行人在劳动。那种淡淡的勾勒，让我有一种古老的原始舒适感升起，怪不得都说细节决定一切。这些，若不仔细看，根本发现不了。要不是有人打扰，我差点就随着画中意境穿越了。

“你也是画家？”

耳边来了这么一句，扭头看去，是一位中年男人，个儿不高，略带点儿派头。

“不是。”我冷冷地回答。遇到没事搭茬的男人，大多数正经人家的女孩，都理应是这个态度。

眼前的这个人，隐约觉得有些眼熟，肯定在哪里见过，就是怎么都想不起来。我努力地在脑海中搜索着，仍然无果。

他尴尬地微微一笑，对我的表情略感不满。我没有与他多说，继续扭头沿着画的方向走。估计他此刻更加尴尬。

每一个活动都会有老套的开幕式，领导讲话、颁奖仪式什么的。今天也不例外。

伴随着热烈的掌声，主持人发表完爱党爱国的演说后，有请领导讲话。当她说道：“有请书画院院长王成轩”时，大家都拼了命地又加了一把劲鼓掌，都是那种恨不得把爪子拍烂的节奏。

那人一上台，我立马感觉自己被凉水浇头，瞬间惊醒。

怪不得如此眼熟，我陪赵立影去艺术院校报考国画研究生时，走廊墙上挂的就是他的照片，神情相当慈祥庄严。我当时还跟赵立影调侃：“这照片要不是彩色的，我都想给他围几圈菊花，看，走得多么安详。”

他开始站在台上啾啾，仍然是那个“自强不息，薪火相传”的语气，来鼓励在场的艺术生，大概意思是“好好画，坚持下去，总有一天出人头地”。后来可能是实在没有词儿了，又学起了话：“未来是你们的，也是我们的，但是，终究还是你们的。”

虽然我记不清原话了，总之，很励志！台下的听众更是顿时被正能量饱满，比吃了士力架都管用。

终于结束了，大队人马散去之后，我寻遍各个角落，在化妆间找到了赵立影。

她翘着二郎腿，左手拿镜子，右手拿睫毛膏一遍又一遍地刷着，恨不得整瓶都刮到眼皮上去。

“你这是要去参加奥斯卡颁奖？”我问。

“非也。我去见一个艺术家。”她放下睫毛膏，拿起小剪子，

仔细地修着。睫毛已被她刷出一厘米长，打眼看去，跟两排扇子似的。

“人体艺术之睫毛艺术？”

“画抽象画的，在画界可有名啦。当然，跟你这种白痴说，你也不懂。”她骄傲地说。

“要是去吃饭，你带上我吧？”我按着早已饿瘪的胃说。

她挪开镜子，仔细地看了看我，说：“那你赶紧的，一定要打扮得艺术化一些，别整得跟酒吧里那个庸脂俗粉相给我丢人。”

“遵命！”

我以最快的速度抹隔离，打粉底，轻轻地描了一层眼线，涂了淡淡的唇膏，大功告成。全程不超过五分钟。

再看赵大小姐，仍然在刷着美宝莲加密加长的睫毛膏。

“大姐，真的太浓了。我去酒吧都不扮这么浓的妆，一会儿街上遇到扫黄的再把你当不良职业者给拘起来。”我催促着。

“哎呀，完了完了。”她一声尖叫：“都怪你，你一说话我一分心，都刷成苍蝇腿了。你看，你看！”

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她，无言以对。

“算了，洗了重新刷！”她一句话让我心急火燎。

“别呀，挺好的。”我急忙阻止这道可怕的并即将重启的程序，“真的，我告诉你啊，有一点点瑕疵的话，兴许在他眼里会觉得有艺术气息呢。”

“真的？”她半信半疑。

“亏你还是搞艺术的，怎么能以常人的逻辑去断定艺术家的审美呢？非凡的，才叫艺术。你捋饬得太整齐了，容易让艺术家坐立不安。”我斩钉截铁地说。

“好像也对。”她点了点头，看了我一眼说：“你怎么收拾的这么随意啊？”

“我们俩要都收拾得一样，还有什么意思？我今天是去给你当绿叶的，完全为了陪衬你。况且，我刚不说了吗？非凡的，才叫艺术。”我说。

在她还在考虑我说的是不是有道理时，我左手抓起两人的包，右手拽起她往门外走。

就算我有耐心等，我这胃也等不了。

出租车上，她一遍又一遍地嘱咐我：“你一会儿别给我丢人啊，艺术家的脾气都很怪。你最好先上网了解一下抽象画，省得待会儿乱说话。”

我拿出手机，百度着抽象画的概念。解释是：抽象画就是与自然物象极少或完全没有相近之处，而又具强烈的形式构成面貌的绘画。

我极力的消化着这句话，心中甚为纠结。

车子停在了一家西餐厅。

我们走到最角落的餐桌，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伸出手，示意我们坐下。

他坐姿略颓废，穿一件宽松的褐色T恤，长长的头发，中分，几缕挑染的红毛，尾部已经开叉了，如果单看那几缕炸着的红毛，就跟初中时生物课本上毛细血管扩张脉络图似的。

从头发缝里勉强看到再普通不过的五官。不知道是点蜡画画熬了多少年，面色极不健康。我想起《智取威虎山》里那句经典的台词：脸怎么黄了？防冷涂的蜡！

只不过面前这位，是涂的蜡笔，也是蜡黄色，与他褐色的衣服相互呼应，像极了邻居家的那只泰迪狗。

“你们好，我是 Beauregard.” 声音也是极其萎靡缓慢，里里外外透着一股大观园没落后，贾宝玉刚出狱的落魄。

“你好，Beauregard，我是赵立影，这是我同学林菲儿。”赵立影友好地回应着。

我冲他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他名字实在是太复杂，我英文底子太差，怕叫错了。

服务员过来，他示意我们点餐。我点了意面，立影点了牛排。

我们把菜单递给他，他接过来合上之后，对服务员说：“她俩点的上两份。”

当然，此时的赵立影一定觉得眼前的艺术家举手投足极酷，简洁，不罗嗦。而我却觉得丫就是一饿嗝。

他依然像没长全了骨头一样，瘫在那里，对赵立影说：“你的作品我看过，可你要知道国画跟抽象画完全是两个概念。”

我心里忍不住想起了刚才百度出来的概念，再一次为此纠结。

赵立影稳重地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我知道，不过跟美术有关的，我都喜欢，特想向您学习。”

“你喜欢的抽象画画家是谁？”他又问。

“蒙德里安。”赵立影答。

“跟我一样。”他瞬间被“激活”了，端正地坐好，开始手舞足蹈地讲着蒙德里安的画应当从何种角度观赏。

赵立影也如遇知音一般的双目放光，两人相见恨晚、欣喜若狂，彼此逮住几个崇拜的成语来回BB……

虽然他们词汇缺乏，但我插不上话，也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。

如此尴尬的场面，我这个大大的零本应该识相地走开，可我的胃，它悄悄地控制着双脚，不允许我离开半步。

我只好无聊地打开手机，百度搜索着他们刚刚说的那个什么蒙德里安。

打开网页，除介绍外，我看到了一堆类似魔方成精并且高楼大厦基因突变的效果图。

实在想不通，就这玩艺儿的动力，使得我面前的俩人亢奋得如刚喝完药一般……

意面终于来了，我救命的粮食。

它不仅解决我的果腹问题，还能让我不再手欠地去搜百度。

如果刚才我的手不欠，便不会去某个“抽象画家网”搜索这位名字复杂的 Beaugregard，如果不去搜索他的资料，我就不会发现原来他的真名叫“李二宝”。

我一边吃面一边看着对面的“二宝”，心想，他还是叫这个名合我的胃口。瞬间脑海中浮现的相关词汇全是“拴柱儿”“狗剩子”“小王八羔子”……等乡土气息扑鼻的小名儿。

不过，就算赵立影知道这个，她想的也一定是“张嘎子”“冬伢子”“王二小”等英雄孩子的形象。

忍了又忍，最终，我还是控制面部肌肉没乐出来，否则赵立影准会拿自己手上的叉子当凶器毫不留情地把我“刺杀”了。

临走时，二宝拿出一本画册递给赵立影，说：“这是我的作品。”她如获珍宝地接过来，又如花痴般抱在怀里。

回去的路上，赵立影一遍又一遍地翻看着那本画册。

忍不住瞄了一眼，顿时惊呆了：有的一团黄、有的一片绿、有的一抹紫……

我想起了我姐家那个不满周岁的孩子拉稀之后换下来的尿布。

回忆着刚刚才搜过的蒙德里安，对偶像的理解也有了偏差。我本以为偶像是激励自己去模仿追逐的人，起码在某种意义上，你是想成为与他相仿的人。

而我理解不了的是，二宝的画跟他的偶像蒙德里安的画，毫无

接近之处。

赵立影指着一幅红的不均匀的没有任何规则的图片对我说：“我最喜欢这个。”

我仔细地看了一眼，脑补着这画的由来：二宝要了一份麦当劳外卖，吃薯条时番茄酱漏了，于是一气之下把整包番茄酱都拍到纸上画了三遍……

或许，艺术真的都是来源于生活的最底层，而后全靠每个人不同的意淫去升华。

2

晚上，我回到了酒吧。这让我在一下午的梦幻中，回到了现实。刚脱离了那个让人精神受挫的世界，酒吧的一切杂乱都显得格外接地气儿。

调酒师 Allen 站在吧台练习他的 Blend. 整个小酒吧就靠他的花式调酒技艺跟我的金嗓子拉客人呢。

看到我之后，他婉约地招了招手，我冲他点点头，问：“林胖子呢？”

“找我干啥？”身后不远处传来一个沉浊的大茬子味的声音。

顺着声音望去，林胖子坐在角落的卡坐上，剃着光头，一脸横肉，身上纹身无数。他是东北人，曾是东北某市的散打冠军。年轻时误入过黑道儿，砍过人，坐过牢，痛改前非后开了这家酒吧。

他长相甚是凶狠，说话时语气生硬，再好的话经过他的嘴说出来都会变得生硬几分。

但是熟人都知道，他心没有嘴狠，嘴没有脸狠。满身透着匪气，内心却侠义和蔼。

“老爸。”我走了过去。